

长城外围“集家并屯” 后的抗日斗争

张士奇 郝本春 供稿 曹玄庆 整理

1945年夏历六月初四，最大的灾难降临在张家坊全村人民的头上。

那是全国人民起来抗战的第八个年头，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到了穷途末路、面临全面崩溃的时候。日寇和伪满汉奸为了挽救其濒于灭亡的命运，企图垂死挣扎，因而频频向我绥中县西部八路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讨伐”。张家坊就是他们视为眼中钉、早就想要毁掉的一个村子。

张家坊在绥中城西100余里的山区，南有大石河，水流湍急，塔子沟河横贯全村，海拔800余米的龙门山就在背后，是万山丛中一个河谷，虎踞龙盘，十分险要。由于敌人实行集家并屯，塔子沟和边沿子的村民都集中在这里。敌人在这里设有警防所（1945年正月撤了），要劳工、征“出荷”，在敌人残酷的统治和掠夺下，人民生活十分苦。我八路军从1944年起，由青龙到这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临青绥办事处主任信修、绥中县县长华裕民、四区助理高云霞等，常到龙滩、塔子沟这一带工作，宣传抗日，组织群众，收集情报，采办物资等。1945年六月初，我十一团六大队经张家坊塔子沟西去，留下两个连协助地方工作；张家坊的伪甲长张永平和小山口伪甲长刘长林把情况报告到永安国境警察署，警察署特务系主任孙凤润用电话报告县警务科，并建议给八路军一个下马威。警务科当即下令向

张家坊“讨伐”，并火烧村子。孙凤润向警察署署长吕世友传达警务科命令时，为了保密，没用口说，只是在纸上写了“火”字。

讨伐队的兵力，主要的是长驻山海关东大营的日本关东军守备队一个中队；其次是永安国境警察署署长吕世友兼大队长的讨伐大队，属下除警察外，还有常备自卫团200余人；他们武器精良，装备齐全，带有小炮、机枪、无线电台等。

六月初四，敌人兵分四路，向我老根据地塔子沟、张家坊进发。讨伐大队中队长于会川部由西面进攻，日本守备队由小山口的杨田北沟进攻。警察和自卫团等则从康家坊进犯，还有一股日寇从白枣林子调来，经小杨树沟、蟠龙沟方面兜剿，到张家坊会合。向导是永安村自卫团长刘长玉（小山口人，曾在张作霖手下做过营长）。

在这以前，我六大队得到了日伪要来骚扰的情报，由于考虑到地方武装枪支弹药不足，敌我兵力悬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半夜主动转移到霍家沟。同时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张家坊的青壮年妇女携儿带女躲上山，壮年男子拉牲口搬东西，成群结队逃出村子，只有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看守家门。

敌军进村了，日本军官令士兵到各家各户搜索八路军，却一无所获。恰巧有该屯张国如的母亲捡了一枚手榴弹，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把它交给了伪自卫团长刘长玉，刘长玉一见此物，如获至宝。他为了在日本主子面前请功受奖，立即转交给日本军官。日酋由于讨伐扑了个空，围剿八路军的计划破产了。正没好气，看到了手榴弹，断定是八路军到这里时遗落下的，立时迁怒于老百姓，便向张家坊的人们发火说：“你们说八路的没有，这是什么的干活？”说完下命令，叫士兵们把全屯所有房屋，连同东西物件一齐放火点着，鸡犬不留。警察署长吕世友曾表示不应烧光全村，当即被日酋打了两个耳光。

需要说明的是，1944年伪满在永安建立国境警察署时，曾从各村屯征集民工，我抗日根据地武装派侦察员白玉珍伪装民工去做工作，伪警察署长吕世友经白玉珍教育开导，认清了形势，看出日寇大势已去，危在旦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为了向人民靠拢，减轻罪责，他平时约束部下较严，伪警有鱼肉乡民的，常挨他打，他还有一次打过日本警察官小嶋，因此有“吕大巴掌”的称号。

伪军们从四面八方点起火来转眼间烟云弥漫，火光冲天，全体村民的房屋家财，顷刻化为灰烬，甚至獠莽冲的伪甲长王锡均从他住在张家坊的姐姐家抬出来的箱柜，放在南河滩上，被日寇发现，也烧掉了。偌大一个村落，成为火海一片，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直烧得老树成炭，磨盘两半，村民面对敌寇暴行，心中愤恨已极，却因手无寸铁，无力反抗，只好忍气吞声。这次惨无人道的善行，烧毁了张家坊，包括塔子沟、边沿子集中来的居民，共百余户，房屋四百多间。

那股从蟠龙沟方向来的日寇，拂晓时，从窟窿山后迂回过来，企图包围我八路军。他们在险峻悬崖峭壁间，灌木杂草丛中爬上又爬下，却一个八路军也没搜索到。当时为十一团带路的周永田、周文元和李长春3人回来，到边沿子立即向塔子沟南窟窿山冲去，恰好两个鬼子搜索到了窟窿山，直到跟前，周永田才开枪阻击，两枪打死两个日本鬼子。等到日军大批上来时，周永田最后一颗子弹臭了，只将那衣帽挂在刺树上做伪装，越岭撤退。从小杨树来的敌人搜山、放枪，我工作人员刘福余中弹牺牲了。原来在另一处藏身的刘福余的胞弟刘福良，见到哥哥身亡，就和刘庆安二人抬着他的尸体撤退，他们不幸也被敌人打死了。

日伪继续分头搜山。在窑沟山，敌人抓住了张永清，用刀

枪威逼他，用钞票利诱他，叫他说出八路军在哪里。张永清立场坚定，一个字也不说，翻译要打他，他痛骂汉奸走狗，帮助敌人打同胞，早晚要受到人民的惩罚。日本鬼子打他嘴巴，他赤手空拳捡起石头为武器，向鬼子奋力砸过去，打伤鬼子的脚，于是，张永清光荣牺牲在敌人屠刀下。

在里沟，张家坊的村民张永顺被打死了，事后人们只见他的毛驴在里沟门拴着，却没找到他的尸体，经过几年以后，人们才发现他的尸骨还在山上。

这次因宁死不投敌，在山上被搜索出来遇害的还有：刘庆来的父亲刘元柏（边沿子人，被枪杀后又砍了头）；张国先的父亲以及张国顺、张永恒等人。另外，张国均的三儿子张文汉，因不甘心被敌人残害，自己上吊死了。

逃进山里的妇女们提心吊胆，唯恐落到敌人手中。她们把自己怀抱的婴儿用棉花堵上嘴，以免发出哭声，有的人把驴嘴巴也绑上了，并且在尾巴上绑上石头，以免叫唤跳蹬，暴露目标。人们探明，日寇在搜山后一无所获，又不敢继续向塔子沟、龙潭方向进犯，当晚回永安堡了，这才扶老携幼下山回家。但是，哪有家啊！只有一片瓦砾场。人们悼念被害的亲人，面对赖以生存的房舍家产所化成的灰烬，痛定思痛，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真是悲声震地，怒气冲天。但是，当时我们正处在日寇铁蹄下，几家几户，无法报仇，只好有亲的投亲，迁往小山口、永安堡和桦狼冲，或者临时搭个小马架，借来粮米家具，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地度着劫后余生的日子。

（摘自《绥中文史资料》）